

# 文学卷

飞地在哪里

◎ 阿舍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文学卷

牛学智 《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

阿 舍 《飞地在哪里》

苏炳鹏 《麦忙季节》

吟 泠 《销魂曲》

王西平 《弗罗斯特的鲍镇》

林一木 《在时光之前》

陈莉莉 《空月子》

彦 妮 《那时花开》

马 静 《迟到的新绿》

杨 子 《最初的舞 最后的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地在哪里 / 阿舍著. — 3版.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4.12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 张秉东, 郭文斌主编. 文学卷)

ISBN 978-7-5525-1681-4

I. ①飞… II. ①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9500号

##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文学卷

### 飞地在哪里

张秉东 郭文斌 主编

阿舍著

责任编辑 王燕

封面设计 张亚丽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mailto: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2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088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94千字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1681-4/I·498

定价 232.00元(全8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王 玮

主 编：张秉东 郭文斌

副主编：赵 杰 何立宏 陈国鸿 张治军 韩 东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玮 孙 燕 李德超 李向荣 张秉东

张治军 苏炳鹏 何立宏 陈国鸿 赵 杰

秦 斌 郭文斌 郭国军 韩 东 韩银梅

封面题字：吴善璋



## 阿舍

A SHE

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维吾尔族，汉语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以散文、短篇小说为主。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天涯》等刊物。2010年、2011年曾连续两届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2014年再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近年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

# 为历史存正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生命中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是《文学银军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首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吸引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丛书集中展示了银川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集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成意义和激励作用,为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银川频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艺术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年初就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增光添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好祝愿。

## 试错与生长

“来洛尼亚”是个地名，波兰小说家莱·柯瓦柯夫斯基期望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我们是如何寻找来洛尼亚的》，找到这个叫做“来洛尼亚”的地方。

寻找“来洛尼亚”艰难异常，柯瓦柯夫斯基请来一对品格忠诚的兄弟肩负此任。工作非常人所能胜任，因为但凡世人，多以现实的回报来衡量人生价值。这对兄弟没说什么就干了起来。没有人知道“来洛尼亚”在哪里，他们只好寄望于形色不一的地球仪、地图，以及卷帙浩繁的地理书籍。很快，这些越来越多的查阅工具开始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为此他们必须逐年清除家具，直到有一天，当再无家具可弃时，他们想到以节食减肥腾出更多空间，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但他们天真的认为，这小小的一寸空间，便意味着找到“来洛尼亚”的一线希望。年复一年，他们倾囊倒篋在所不惜，“来洛尼亚”却蛛丝未露。多年之后，二人终于万事蹉跎只余年老力衰，终于在一个清晨收到一本寄自“来洛尼亚”的信，以及一本在“来洛尼亚”十分流行的新旧短篇故事集。然而，“来洛尼亚”仍旧杳渺无迹，因为这封神秘来信既没有告知“来洛尼亚”的地址，也无法追踪。

追寻一生，得获故事一册。明眼人都清楚，这是篇有所寄托的寓言，其间层层旨奥，读者自可识辨，所悟所得，必然也是见仁见智。

这让我想起一个放在心中多年的故事。那时我还在沙漠，十一二岁的样子，家住公检法大院，院子里有个名气响亮的侦查员，我们叫他孟叔。孟叔个子不高，嗓门脆亮，身手不凡，为人疏狂。传说他能以一抵四，所以，逢着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正好在院子里玩耍，当然，也要逢着他愿意搭理我们，我们便尖叫着一哄而上，左拉右拽，前

推后揉，一待他阵脚稍乱，便蚂蟥般爬上他的全身，直到将他死死压在我们十几个人的身下，听他气喘吁吁向我们告饶，这才放他起来。而每次起身，他先是扑腾几下浑身虚土，啐出一口含着沙子的唾沫，然后“嚯”地手抚腰间，冲着最大个子的男生，做出一个拔枪动作，接着大叫一声：“兔崽子，看我不毙了你！”我们欢呼着立刻散开，片刻后，便听他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看他摇头晃脑朝家走去。而没等唱完歌子，又听他喊：“万香，万香，我回来啦！儿子，儿子，我回来啦！”万香是孟叔的老婆，方圆百里的美人，万香给孟叔生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万香、儿子，还有自己的一副好身手，是孟叔人生的无上骄傲，所以，孟叔每天回家，都要用穿透沙漠的高声让所有人知道，他有世上最美满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一声枪响之后，一切都变了。一天半夜，孟叔捕获逃犯回来，三五天没合眼，见到枕头，倒下就睡，迷浑中将枪压在枕下，子弹还在膛里，保险也未挂上。天亮后，四岁小儿来看爸爸，摸到枕下手枪，拿起来玩，一扣扳机，子弹穿头而过。

故事搁在心里多年，我曾试着将它写成散文，但完成后觉得它糟糕至极，便看也不看，弃在一旁。前些日子，一个特别的机会，因为采访枪械博物馆，我得以见识许多世界名枪，也找到了那个年代中国公安侦查员配备的枪型。把枪握在手里的一刻，我想起了孟叔，想起他美满得意的生活，怎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边疆的一个清晨被一声枪响击成碎片。

一直以来，我不敢重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总是顾虑重重：不能使故事沉重骇人，不能使痛苦轻易纾解，不能将整个事件写成一个生命无常的庸常故事，不能将责任粗率地推给孟叔的疏忽大意，不能只是让故事充满同情与怜悯……而其间最让我担忧的，是如何让故事稍多平复孟叔的哀痛绝望，或者约略抵御他在现实里的丧失与空缺，就像《我们是如何寻找来洛尼亚的》里的那对兄弟，耗尽人生，最终多少能够抚慰他们的，是一本新旧故事集。

故事抚慰人心，仅仅是故事的功能之一，因此寻找“来洛尼亚”的意味远不在此。所以，当我整理这本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当回顾这些由渴望和困境构成的故事时，霎时觉得它们还在生长，还应该再生长。这生长既是指抚人心的企图之上，还应该更剧烈地击中一些

什么；也还指故事本身的欠缺。它们似乎暗中的积蓄不够，似乎没有乘虚而入占领自己的天空，似乎左顾右盼分散了势能。所以，我一边整理，一边不无心虚地产生担忧：它们所显现的真实，或许瞬间就被现实淹没了。

现实——形如孟叔的故事给了我感慨和触动，而“来洛尼亚”的故事则指出了每个写作者的命运，后者——作为真实——似乎在人类的心灵史上走得更远。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它在越出现实之上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写作十年，这是我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比起之前的第一本，它像一位体力和幻想衰退的中年人，务实了一些，本分了一些。然而，正如生命是以不断地试错获得修改完善一样，此时此刻，我已然察觉了这些务实与本分折损了故事的许多机能。但好处也在这里，因为这样一来，我的下一部小说集则意味着会得到生长。而孟叔的故事，在下一部小说集中，或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阿 舍

2014年10月25日 于银川

## 目 录 |

飞地在哪里	001
聚会	017
精河	036
装在套子里的女人	056
波切利为我歌唱	074
阿国的未来	096
矫正	119
马尔焉的婚事	133
蛋壳	149
左耳	168
明月出天山	186

## 飞地在哪里

去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大雪连续下了四个白天才不情愿地停住了。四天里，她每天早晨抱着十个月大的孩子站在窗前看雪。先初，她只是入神地看，略带忧伤地眯着眼睛，抿着嘴，不出一声。后来，在窗下那片一无所有的雪地上，她像是看清楚了她想要看到的東西，便满足地转过头来，握起孩子胖乎乎的小手，指着窗外飞动与飘落的白雪说：“雪，雪，雪，宝宝，你看，雪。”孩子睁着神灵一般深邃的黑眼睛，迟疑地、若有所思地看看她，再看看雪，然后就咧开嘴笑了。

第五天的早晨，她把孩子送到小区托儿所的阿姨家之后，就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去了飞地。路上的雪真厚啊！淹没到她的小腿肚。天出奇的冷，走在路上的行人像是快要冻僵了，腿都打不了弯，但是她却走得热气腾腾。这都是因为她心中的欢快与急迫。

晚上，天已经黑了，她披着一身冷气进了家门。她把大衣挂在衣架上，棉鞋搁在鞋架上，几乎等不及家人的询问，就主动说出了自己晚归的原因。

“我去了飞地。”

她的丈夫最初有些惊讶，抬起头，目光刷地钉在了她的脸上，但几秒钟之后，这目光就像流星滑落的天空，重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与漠然，丝毫没有显现出烦恼的样子。

显然，在去年冬季的这个夜晚，她的丈夫远远没有意识到去了飞地和不去飞地的她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区别。那天晚上，倒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所以然的婆婆对她的出行表示了关心：“什么是飞地？飞地在哪里？”另外，就是对一切都抱有好奇心的未成年的小姑子问了

她一个较为接近她内心的问题：“飞地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不管怎样，那天晚上，她的家人谁都没有阻拦她去飞地，抑或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说三道四，家人一致表现出的淡然，仿佛去飞地就如同一日三餐工作睡觉一样平常自然。

家人如此平静地对待这件让她自感非同小可的事，这令她既感到意外，也让她把悬吊了多日的心颇为犹疑地安放下来。晚饭后，家人都去忙自己的事了，婆婆忙着睡她永远难以睡着的觉，小姑子忙着对付家庭作业和安排周末的生日聚会，她的丈夫则专注而缜密地思考着第二天交给上级部门的业务报告。除了坐在床上与她一起玩耍的孩子，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内心的跌宕。她的脸颊在不觉中红到了发根，没有几分钟，就变得滚烫和肿胀。在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她需要不时扔开手里的玩具，猛地一把抱住孩子，把通红滚烫的脸颊贴在孩子柔嫩绵软的手臂上，或者，拿起孩子的小手，紧紧地捂在自己脸上，这样才能够用孩子的天真与美丽使自己相信：踏入飞地并无人阻拦这件事确实是真实可信的。

她鲁莽又亲切的举动使孩子感到吃惊，孩子微微张开嘴唇，睁大眼睛看着她，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很快，孩子清澈的心灵理解了母亲。孩子认为母亲与自己玩起了一种新的游戏。于是，当她再次突然伸开双臂紧拥起孩子的时候，孩子欢快地“啊”了一声，紧接着就“咯咯咯”开心地笑出声来。

孩子的笑声如此清越如此动听，在响起的那一霎那就震动了整座房屋，震颤了她的心灵。她仿佛看到孩子的笑声在经过她的心房之后犹如精灵一般飞出了窗外，飞进了积雪茫茫的黑夜，又带着精灵独有的蓝色水晶般的光芒穿过夜幕，飞向群星闪耀的飞地上空。她的心为此隐隐作痛，仿佛一种失重的惊眩，这和她在第一次踏入飞地那一刻所感受到的一切一般无二。

雪、飞地、孩子，这三者之间有什么秘密的联系吗？它们和他，都使她有了不真实的感受，这如梦如幻的感觉是如此醉人并充满灵性，莫名地就使她的内心长时间地浸泡在一片无垠的光芒中。在这片光芒中，她的大脑从未有过地开始体会到智慧的甜蜜。她的心随之战

栗,她的思绪开始飞翔,她的目光有了一种朝圣者的虔诚,她的想象如同清晨冲出栅栏的骏马,驰骋在九月壮阔的草原上。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的心中怀有了一股令呼吸几乎停滞的爱意,她感到这股爱意就要冲破她的身体,活像她就要生出一个美丽晶莹的新世界。

这就是去年冬天她踏入飞地第一个夜晚所发生的事。后来,当怀抱孩子入睡,她几乎不再需要丈夫的亲吻,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为飞地赋予她的爱意与热情向他默默致歉。

夜里,她失眠了,在丈夫与孩子安详的呼吸声中,她大睁着眼睛,一遍遍回想踏上飞地那一瞬间内心所经历的一切。她不知疲倦地回想,每想一次都更加沉醉,每想一次都觉得自己得到了世上少有的幸福。夜深了,明月悬挂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空,幸福感像摇篮一般摇荡着她,后来,她就在沉醉中睡着了。

飞地并不遥远,她想去就可以去,花不了太多时间。常常是,她陪着孩子玩耍的时候,她在办公室与同事闲聊的时候,或者,在她去菜市场买菜的路上,甚至在梦境中,她都可以迅速又兴冲冲地来到飞地。一开始,她顾不上欣赏和游历飞地的景色。在去飞地之前,她已经了解了人们对飞地的描述和议论。人们说,飞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拥有壮丽璀璨的夜空风景。与日常所见的普通夜空不一样,飞地的夜幕仿佛神话传说,来来往往尽是一些奇异的景象,那些景象丰富、壮大、细腻,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飞地的夜空晴朗明亮,亿万星辰从不会被云彩所遮掩,它们流光溢彩,熠熠闪动,把生命有力的节奏传递给每一个仰望它们的人。它们或大或小,或远或近,却总是难以置信地组成一些神奇又神秘的星阵。这些星阵美丽又充满玄机,有的像棋局一样秘密移动;有的像史前遗址一样组成一个奇特的图形;有的干脆就像一条河流,波涛似水银翻滚,浪花似烟花飞散。一些人会理解不了这一切,会因为它们的变幻和深邃而感到极度疲惫,会因此放弃观看和被感染。只有那些绝不允许自己在情感与智力上变得麻木和僵硬的人,才能够在时光的流逝中一点点地领会那些星阵的深意。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极其谦卑,如果某一个夜晚某一组星阵仁慈地泄露给他们一个启示,他们会感动地流下眼泪,宁愿一生追随他所信赖的星辰,

心甘情愿做它的仆人。

在飞地仰望星空,会比在飞地之外的天文台观测星辰更加清晰。去年冬季的那个夜晚,就是她义无反顾前往飞地的第一天,她之所以晚归,就是为了要去验证人们对飞地的描述与议论。

能够来到飞地的人并不多,所以,雪天里飞地的积雪更深厚更洁白。整整一天,她又快乐又茫然,等到夜幕降临,就孤身一人站在齐膝深的雪地里,静静地仰望星空。夜幕之上,那些被人们传说的景象流漫不尽,栩栩如生,甚至比传说更加光彩夺目更加感人至深。有一个被她特别注意到的星阵,一些图形在她看来就如同远古神话中的大神一样走来走去;而另一个星阵,她一眼就看出那其实就是遥远的尼罗河边的金字塔。不可思议!她在心里忍不住说:“这真是令人感动啊!”

被飞地壮阔的夜空景象紧紧攫住,她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温暖的家和可爱的孩子,像泥塑似地站在一个广场的中央。广场周围有许多普通的房屋,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看起来十分讲究;有铁栅栏围起来的院子;有的看起来过于平常,就是她小时候住过的砖砌平房。不管怎样,房屋里面都住着人,他们都是先她而来的飞地居民。刚来第一天,她顾不上结识这些居住在飞地上的人,也就没有理会天黑之后在她身后逐渐点亮的灯光,她只是专注地凝视着天空,让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让感动与感激交替翻涌在自己的心上。在确信亲眼目睹了飞地壮丽璀璨的夜空之后,她从痴醉忘我的亢奋状态中清醒过来,这才咬着灼烫的嘴唇,稳住自己的双脚,很快回到家里。

每次从飞地回来都有些困难,并非路不好走,或者行人拥挤、公交车座满,而是她必须像把自己从梦魇中迅速拔出一样,凭借半梦半醒的意识来对抗强大又沉沦的身躯,因而总会有一种深度的无力感。但是这些耗费巨大体力的精神活动她都默默地完成了。一些时候,这些孤独的体验甚至成了她的美容产品,使得她变得沉静而清静,她的眼神从未有过地明亮起来,仿佛能灼烧别人的心灵,气质一天比一天稳定,心灵却一日比一日有了泉水的流动感。当然,首先并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微细变化的还是她的丈夫。譬如,当他们因为孩子的托儿费,

或者新房的墙壁应该用壁纸还是用墙漆装饰这类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执后,她不再像从前那样伤心或者暗生闷气,她会静悄悄避开家人,对着阳台上的一株植物默默发呆,会拿起一只精致的小耙子,为所有的花草松土;再拿起一块干净的抹布,浸着清水,充满深情地将每一株植物叶片上的灰尘细细地擦干净,她的动作轻柔,神情专注,满眼慈爱就好像对待她深爱的孩子。她的丈夫虽然有些粗心,但不久之后,还是发现了她的变化,就忍不住在他们和好如初的时候对她说:“你对那些花草比对我还要有耐心呢!”她想了想,眼神略带忧伤,低声地说:“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做什么吗?我去了飞地。”

对于她的来到,飞地上的居民表现出了友好,这是一件特别让她感动的事情。她记得第一个向她表示欢迎的人是一位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中年男人。一个晴朗的中午,碧空似水,在无垠的宁静中,积雪悄然融化。晶莹的雪水挂在屋檐上,再一滴滴地落下来,渗进门前屋后的砖缝里,不到半天,空气里就清凌凌地飘满了微甜的潮气。中年男人刚刚从广场散步回来,路经一个篮球场。篮球场被清扫得干干净净,雪被堆在球场四周,融化的雪水又将球场浸出几摊湿漉漉的痕迹。几个穿毛衣的年轻人一边奔跑运球,一边相互揶揄斗嘴,大概他们正在切磋一个新的扣篮技巧。年轻人矫健的身体和漂亮的扣篮动作触动了中年男人的心怀,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地出神地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那一刻,她躺在洒满阳光的床铺上,从短暂的午休时间里快速地来到了飞地。

远远的,她就听到了篮球场上又快乐又吵闹的说话声。她慢慢走过去。炫目的阳光下,她的眼睛半眯着,一缕不易察觉的微笑浮动在她的嘴角。她看到了那几个身姿矫捷的年轻人,运动使他们浑身上下四溢着炎夏的气息,冰雪依然封裹着世界,他们的身体却迎着清亮的阳光散发出牛乳般的雾气。她同样被感染了。

中年男人听见她的脚步声,回过头看到了她,并向她投去一个敦厚的微笑。停顿片刻,他打算回过头继续看球,但又想到这样对待一位陌生的女士恐怕不太礼貌,便客气地问她:“你才来不久吧!”她点了点头,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这是她来到飞地之后第一个主动向她打

招呼的人。他显然比她大许多,因此,这样一个犹如长辈一般友好又亲切的问候就成了飞地最初也是最为内在的底色与温度。后来,这个底色与温度又几乎成为她对飞地不可更改的理想。

中年男人的友善与礼貌比年轻人的矫捷身姿更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感动。要知道,在此之前,她对于飞地的憧憬多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她不知道当她决定成为飞地的居民之后她将会遇到些什么,是像日常生活一般平庸又多揣,还是如她所向往的既温暖又神奇。中年男人的态度除了她最简单的担忧,她听见自己身体里的泉水加快了流速,不仅如此,那泉水甚至像小鸟一样突然放开喉咙,歌唱了几声。她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因此在心里高兴地说:“哦,这真是个好兆头!”

后来,她与中年男人成了好朋友,她像对待父亲一样尊重他,他也像对待女儿一样始终善意地提醒着她对飞地萌生的过度热忱。一段时间后,她受邀参观中年男人建在飞地上的房屋。

每个来到飞地的人,都渴望在飞地建起一间自己的房屋。中年男人已经建起了自己的房屋,一间朴素又结实的小屋,建在距离广场相当偏远的的一个坡地上。坡地四周有一片平坦的青草地,时值春暖花开,伸向小屋的小路尽头有一株白色的丁香树,洁白的丁香一簇簇开在枝头,微风拂过,当花香像云团一般随风而去之后,树下就会堆起一层细碎的花朵。坡地上的小屋,小路尽头的丁香树,这一切使中年男人居住的环境显得僻静无扰。

“你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像钟表一样精确。”她说。

床单与窗帘都是被洗旧了的白色,一张宽大的原木色书桌上放着书本和墨水瓶,白色的墙壁是空的,一把黑褐色的二胡搁在一只浅褐色的衣箱上,衣箱是旧时代的老家具,四角铜皮及箱盖上的铜锁静静地散发着黄昏般的光泽。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具,房间里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然而每一件器物又从内部显现着无微不至的精细。譬如那只已经被磨出了木纹光泽的扶手椅,她并未在看见它的第一眼就发现了它的精妙,而是在双手不经意地搁在椅背上的那一刻突然被木质的细腻吓了一跳。椅子只涂了一层清漆,因此暗黄色的木纹缕缕如刻,每一根都仿佛活动又秘密的水流;椅子的样式十分简洁,除了必要的弧